



张振邦 主编

责任编辑：马 娟

封面设计：王恒东

欧美文学作品选读

中 册

张振邦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区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31.19/16·字数387,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ISBN 7-207-00382-3/G·57

定价 2.50 元

目 录

司汤达《红与黑》.....	1
雨果《巴黎圣母院》.....	33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57
巴尔扎克《高老头》.....	77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110
果戈理《死魂灵》.....	131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160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	177
霍桑《红字》.....	201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223
狄更斯《双城记》.....	252
屠格涅夫《父与子》.....	274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296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320
易卜生《玩偶之家》.....	347

司汤达《红与黑》

节 选^①

六十三 软弱的地狱

雕琢这颗金钢钻的时候，一个笨手的玉工弄坏了几个最光亮的棱角。在中世纪，我将怎样说呢？仍然在黎塞留统治下的法国人还有意志的力量。

——米拉波

于连看见侯爵正在生气。也许这位贵人表现失掉身份的举动，在他一生里这算是第一次。他把能够来到他口里的一切的侮辱的话语，都向于连抛去。我们的主角，惊异而不能忍耐，但是感恩的心，并没有丝毫动摇。“这个可怜的老人啊！在一转瞬之间，看见他心中蕴藏很久的美好的计划完全毁灭！但是我应该回答他，否则，我的沉默会增加他的忿怒。”于是他抄袭莫里哀的名剧《达地夫》中的主角的台词说道：

“我不是一个天使……我曾经好好地为你服务，你也很慷慨地报酬了我……我是很感激的。但是我仅仅二十二岁……在这个房子里了解我的思想的，仅有你同那个可爱的人……”

“魔鬼！”侯爵叫出。“可爱的！可爱的！你觉得她可爱的那一天，你就该滚蛋。”

“那时我也努力做过。我不是曾经向你请求到过朗格多克产业地去吗？”

① 选自罗玉君译《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

被痛苦征服了的侯爵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脚走累了，倒在一把有靠手的椅子上。于连听见他用含糊不清的语调自言自语：“这不算是——一个坏人。”

“是的，我对于你不是一个坏人。”于连叫道，同时蹲了下来。但是马上他感觉这举动极可羞耻，又立刻站了起来。

侯爵真是气坏了。当他看见了这个举动，又把许多可怕的侮辱，平时只能在马夫的嘴里听得到的，此刻说出口来扔在于连的身上。这些咒骂的新奇，也许起了一种发散忿怒的作用。

“怎么！我的女儿将来叫做索黑尔夫人！怎么！我的女儿将来不是公爵夫人！”每次这两个念头清楚地呈现出来，德·拉·木尔先生就象受到酷刑一般痛苦，他的内心的冲动再也无法控制了。于连害怕挨打。

逢着侯爵头脑冷静的时候和他开始习惯了他的不幸的时候，他责备于连的话很有情理。他向他说：“你应当逃走。先生，你的责任是逃走……你是人类当中最卑贱的。”

于连走到桌边写出：

“很久以来，生活对于我便是一件难堪的事了，现在我要结束了它。我怀着无限的感恩的心情，请求侯爵接受我对于我死在他公馆里所引起的烦扰的道歉。”

写完以后，于连说道：“请侯爵先生屈尊看看这张纸……杀了我，或者叫你的亲信的仆人杀了我。现在是早晨一点钟。我要到花园里朝着后墙去走走。”

当他走开时，侯爵向他叫道：“滚到魔鬼那里去。”

于连想到：“我知道的。他看见我把让他的仆人杀死我的责任抛在自己身上，他就不会生气了，……很好，让他杀了我吧。这是我给他的一种满足。但是……天呀！我爱惜生命……我为了我的儿子，还需要生活。”

这个念头还是第一次那么清楚地在他的想象里出现，在他只感到危险的最初几分钟的散步之后，完全把他的心占据住了。

这个对待下一代有责任的意念是崭新的，使他成为一个谨慎的

人。“怎样对付这个愤怒的人，我需要他人的意见。……他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福格离得太远了，而且他不懂得象侯爵这样的人的心情。”

“亚达米哈伯爵……我可以确定他会永久的为我保守秘密吗？不应因诉苦而造成行动，把我的处境更弄得复杂了……唉！唉！只剩下沉郁的彼拉神父了……他的心胸被冉森教派教义弄得狭窄了。一个耶稣会的混蛋，也比较更认识社会，更了解我的事情……只须我说出我的罪恶的时候，彼拉先生就可能打我。”

达地夫的天才帮助了于连。“好吧，我去向他忏悔。”这是他在花园散步整整两小时之后，做出的一个最后的决定。他不再想到他会被一个枪声惊恐。睡神已经把他捉住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于连业已离开了巴黎有好几公里，他去敲严肃的冉森教派教士的门。这人对于他所谈叙的机密，并不十分诧异，于连很感觉奇怪。

“我也许应该责备自己。”这位神父说，关切的感情，多于激怒的心情。“我早就相信我猜到这个爱情了。我的不幸的孩子，我对于你所有的友爱阻止我告诫那位父亲……”

于连连忙对他说道：“他会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很爱这个神父，要掩饰这种感恩的心情，是很难办到的。

于连继续说：“我看有三个可能。第一，德·拉·木尔先生可能把我弄死。”于是他说出他留给侯爵的那张宣布自杀的遗书。“第二，他可能叫罗伯尔伯爵明白地挑起我和他决斗……”

“你会接受吗？”神父说时，忿怒得站了起来。

“你还没有让我说完。我绝不能向我的恩主的儿子开枪。”

“第三，他可能叫我远走。若是他对我说：‘到爱丁堡去，到纽约去。’我将服从。于是他们可能将德·拉·木尔小姐的行为隐藏过去。但是我绝对不能忍受他们毁掉我的儿子。”

“可以丝毫不用怀疑，那将是这个恶良心的人的第一个意念了……”

在巴黎，玛特儿处在失望当中。早晨七点钟的时候，她去看过她的父亲了。他把于连的信拿给她看。她怕他会把死看成高贵的举动。“而且没有我的许可？”她向她自己说。内心有无限因忿怒而生的痛苦。

她向她的父亲说道：“若是他死了，我也活不下去。把他弄死的是你……你或者因此高兴……但是我对他的鬼魂发誓：立刻我就戴孝，让大家都知道我是守寡的索黑尔夫人。我还要发出讣闻。你可以相信我做得出来。你将会看见我既不懦弱，也不畏怯。”

她的爱情到了发狂的地步。现在轮到德·拉·木尔先生说不出话来了。

他开始用几分理智来注视这个事件。早餐时，玛特儿没有出来。他发觉她什么都没有对她母亲谈说，他就象卸下了一个重担子，觉得非常称心。

于连从马上下来。玛特儿派人来叫他。差不多当着她的女仆的面，她便投在他的怀里。于连并不感激这种狂热。他和彼拉神父长时间的商量之后，已经变为很诡秘，而且很有远见的了。他的幻想已经被各种可能的打算所摧毁，剩下的只有冷静的头脑。玛特儿满眼含泪，告诉她她已经读了他的自杀的信。

“我的父亲可能改变他的意见。给我这个欢乐，立刻动身到维尔巩堡去。快骑上马，在他们餐毕以前，离开公馆。”

因为于连一点也不抛弃他的惊异而且冷静的神情，她便放声大哭起来。

当她把他抱在臂里时，她狂热地叫道：“让我来处理我们的事吧。你知道和你分离并不是我愿意的啊！用写给我女侍的信封写信给我，找个外人来写封面。我要连篇累牍的写给你。再见，快跑。”

最后这两个字刺痛了于连的心。但是他还是听从了。他想：“这真是耍命，即使在他们最称心的时候，也要找出方法来伤害我的。”

玛特儿坚决地反对她父亲的一切最谨慎的计划。除了下列的一个基础以外，她绝对不愿意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同她的父亲协商。她的基础便是：她将是索黑尔夫人，同她的丈夫贫穷地住在瑞士，或者同她

的父亲住在巴黎。她坚决反对秘密分娩的建议：“那样人家便会加我以诽谤或侮辱。我将要在婚后两月，同我的丈夫出门旅行。以后我们就容易假定我儿子出世的适当的时候了。”

这个坚定的意志，虽然几次被侯爵用强烈的愤怒压抑下去，但是事实上他的心已经动摇了，对时刻刻都犹疑不决。

在他软弱下来的时候，向他的女儿说道：“这里有每年一万磅的进款的存折。快拿去给你的于连吧。叫他赶快取了出来，好使我无法收回。”

为着服从玛特儿，她喜欢命令人的性格是他所熟知的，于连作了四十里无谓的旅行。他到了维尔矶墅料理佃农的帐目。侯爵的恩惠的举动使他转来。他向彼拉神父请求寄住。在他远离期中，这神父变为玛特儿的最有用的帮助者和最好的友人。每次他被侯爵问到的时候，他总向他证明，除了正式当众结婚以外，其他的办法在天主的眼里都是一种罪恶。

神父加添说道：“幸而在结婚这个观点上，世俗的见解和宗教的见解是相符合的。德·拉·木尔小姐性子急躁，连她自己也不肯保守秘密，谁能够保证这事不被人知道呢？假如我们不许可光明正大的当众举行婚礼的话，社会上的人将更长久的谈论这个奇怪的门户不相当的婚姻。应该一下子把一切都说出来，不论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没有丝毫的神秘。”

“不错。”侯爵沉思地说出。“用这个方法，三天以后才通知结婚，成了一个没有思想的人的冗长的废话了。不过利用某一次政府反对过激党的政治风潮中，许多人的注意力不在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悄悄的举行。”

德·拉·木尔先生的两三位朋友，看法和彼拉神父相同。他们眼睛里认为最大的障碍，便是玛特儿的坚决的性格。虽然侯爵已经明白了这些好的理由，但是他的内心仍然不能够习惯于放弃他的女儿能够得到公爵夫人头衔的希望。

他的记忆和想象里充满了各种的欺骗和虚伪，这些在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可能的呢。对需要屈服，对法律畏惧，在他看来，皆是可笑

的，而且对于他这个阶级的人是不名誉的。近十年来，他对于他的爱女的前途所做的美梦，现在完全觉醒了。他所付出的代价，真是无比的昂贵呀！

他自语道：“谁能预料到呢？一个性格这般傲慢，才情这般高超，对于她的姓氏比我还骄傲的女孩子！来我家里向我请求答应她的婚姻的，都是法兰西最出色的人物！

“我们应该把谨慎心完全抛开。这个时代注定要把一切都弄混乱。我们在朝着混沌前进！”

六十四 一个聪明人

省长骑在马上自言自语：“为什么我不能做部长、总理、公爵呢？请看，我要这样去作战……。用这个方法，我可以把革命党人都监禁起来。”

——《地球》①

没有一种理由足以摧毁十年来如意的梦想的潜力。侯爵感觉老是发怒是不合理，但又不能断然加以饶恕。他有时对自己说：“如果这个于连能够偶然死掉……”象这样，他的愁闷的想象因为追求最可笑的幻梦才得着一点慰藉。这些幻梦把彼拉神父的明智的理由的势力弄瘫痪了。象这样经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协商没有进展一步。

在这家庭的事件中和在政治的事件中一样，侯爵常有一些聪明的见解，他可以因此连着兴奋三天。在这种时候他不会欢迎一个指导他怎么做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是用正确理由作根据的。但是理由的受不受到他的采纳，那又要看这理由是不是支持他心爱的计划了。他可以用诗人的热忱，工作三日之久，使事情到某一阶段，第四天他便不再关心那些了。

起初于连对于侯爵的迟滞决定，感觉悵悵。几个星期以后，他开

① 《地球》是法国当时的报纸。

始猜到德·拉·木尔先生在这件事上还没有任何决定。

德·拉·木尔夫人和全家的人都以为于连到外省旅行，处理田地上的事情去了。他隐藏在彼拉神父的住宅里，几乎每天都和玛特儿会面。她每天早晨同她的父亲有一小时在一起。但是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俩都不提起占据了他们全部思想的事情。

侯爵有一天向她说：“我不愿意知道那个人在哪里？你把这封信交给他吧。”玛特儿念道：

朗格多克的土地，每年的收入有二万零六百法郎。一万零六百法郎给我的女儿。一万法郎给予连·索黑尔先生。当然我连地也一并送掉。告诉公证人分开来写两份馈赠的契约。明天给我送来。从此以后，我们当中便没有任何关系了。啊，先生这一切岂是我所预料的吗？

——德·拉·木尔侯爵

玛特儿读完信，欢乐的说：“我非常感谢你。我们将住在爱居永别墅里。那地方是在亚仁同玛芒德的中间。据说那地方的风景同意大利的风景一样的美丽。”

这个赠与引起于连最大的惊异。他已经不是象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个冷酷而严厉的人了。他全部的思想只用到他儿子的身上，这笔意外的财产，对于象他那样贫穷的人，实在是非常可观。这财富使他发生了野心。他遥想他同他的妻子每年有三万六千镑的进款时的光景。至于玛特儿，她的全部感情都集中在对她的丈夫的崇拜上了。她的骄傲坚决，要用丈夫的名义称呼于连。她最大的企望，也是唯一的企望，便是她的婚姻得获公认。她消磨时间在过份称颂她的选择的谨慎上，将她自己的命运和一个优越的人的命运发生联系。个人的价值在她的头脑里是最时髦的。

他们差不多一直分开。事情太麻烦，谈论爱情的机会又太少，完成从前于连所策划的明智的计策的好效果。

结果玛特儿对于很少和她真心爱上了的人儿见面这件事不能忍耐

丁。

在她气恼的时候，她写信给她的父亲，她的信开头好象奥赛罗^①说的那样。

我的选择，足以证明我宁肯要于连，而不愿意要社会所给与德·拉·木尔侯爵的小姐的一切利益。根据地位和虚荣而来的快乐，在我的眼里，不值一钱。现在我离开我的丈夫生活，快到六星期之久。这足以表明我对你的敬重。在下星期四以前，我便要离开我父亲的家。你的恩惠已经使我们富足。除了可敬的彼拉神父，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我将要到他那里去，他将为我们举行婚礼。婚礼完成后一小时，我们便去朗格多克。除了有你的命令，我们永远不再回到巴黎来。最使我痛心的，便是这一切将给人编出故事来诋谤你和我。希望一般愚昧的群众的讽刺，不会迫使我们优秀善良的罗伯尔特别找来和于连决斗。在那个情形之下，我知道我没有任何方法制止他。我们可以在他的内心里找到平民翻身反抗的心情。啊！我的父亲。我跪下来恳求你，求你下个星期四到彼拉先生的教堂来参加我的婚礼。这可使恶意的诽谤的刀锋，为之钝挫。你的唯一的儿子的生命和我的丈夫的生命也都得了保障……

这封信使侯爵的精神陷于一种奇异的困窘里。可是最后总得拿个主意呀。所有他的习惯，他的世俗的朋友，都丧失了他们的力量。

在这奇特的情况下，他的少年时代的经历所形成的性格上显著的特点重新恢复他旧日的力量。从前流亡时的苦难把他变成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两年之间，曾经享有巨大的资产和在朝廷上的显著的权力，一七九〇年因革命而演成的流亡生活，把他投入可怕的惨境。他想用这课坚苦的教训去改变这个二十二岁的少年人的心灵。事实上他

①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的主角，因嫉妒杀死他的妻子。

置身在他现有的财产中，并没有受他的财产的支配。但是这个没有使他受到金钱腐化的意志，却使他沉浸在希望他女儿得到一个贵族称号的疯狂的热情里。

在过去这六个星期里，侯爵有时候感觉应该使于连富有。他以为贫穷就是卑贱，对于德·拉·木尔先生本人是一种屈辱。他的女儿的丈夫不可能是贫穷的。他于是要对他抛掷大量的金钱。第二天他的想象又改变了途径。他好象知道于连已经听见这金钱的慷慨所表现的无声的言语。他会改名换姓，逃避到美洲去，写信报告玛特儿说他已经为她死去了。德·拉·木尔先生想象这封信已经写就，而且他猜想这封信对于他的女儿的性格可能发生影响。

玛特儿的信打破了他的这些如此幼稚的梦想的那一天，在想了很久怎样去杀死于连或使他失踪以后，他又梦想怎样替他建立一笔惊人的资产。他把他的一个产业地的名称给他。为什么他不可以让于连承袭他的爵位呢？他的岳父萧伦公爵先生，自从他的独养子在西班牙战死以后，和他谈了好几次，希望把他的爵位传给罗伯尔……

侯爵对自己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于连富有奇特的办事的才能，而且大胆，前途必定光明……但是在他的性格的根本处，我发现有可怕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这个印象，也许多少有些真实。”这点真实愈难捉摸愈让富于想象的老侯爵害怕。“有一天我的女儿对我说的很妙（在一封删掉的信里）：

“‘于连不属于任何客厅，任何派系，他没有依靠任何力量的支持来反对我。若是我抛弃他，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这不是说，他对于社会的现状茫无所知吗？……我曾经对他说过两三次：唯一的真正的未来的显贵便是那些客厅的后补人。

“‘不，他没有一个律师的不失掉一分钟或一个机会的精明和狡猾的天才。他绝不是路易十一那样的一个性格。反之，我听见他引用最不爽快的格言……我简直弄不懂，……他向自己重复这些箴言，……是不是为控制自己的情感呢？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视。这一点我是确定的。

“真的，他没有高等社会的宗教的虔诚。他本能的不尊重我们……这是错误的。但是一个修道士的心灵所不能忍受的，只应该是享乐和金钱的缺乏。他却是完全不同，他无论如何不能遭受别人的轻视。”

被她的女儿的信函所逼迫，德·拉·木尔先生看见有作决断的必要了。“最后还有一个大问题：因为他知道我爱我的女儿超过一切，而且知道我有十万埃居^①的进款，他才大胆地从事追求她么？

“玛特儿却坚决否认这个……不，我的于连，不，关于这一点我不愿意胡乱猜想。

“这是一种真正的可靠的爱情吗？抑或仅是一种平庸的欲望，借此来抬高他自己到一个崇高的地位呢？玛特儿有先见之明。她已经先感觉到了这个疑窦可能在我这方面毁了他。因此她才承认：是她先爱上他的……

“一个性格象这样高傲的女孩子，竟会忘掉自己的身份，先做出有形的动作！……一天夜晚在花园里抱住他的胳膊，多么可怕呀！就好像她没有别的一百种方法，没有这么无礼的方法来告诉他，她看中了他似的。

“越是代自己辩护，越是暴露自己的过错。我不相信玛特儿。……”那天侯爵的揣想比平常更有收获。但是习惯的力量战胜了他，他决定拖延时间，并且写信给他女儿。因为双方是在一个公馆里写来写去。德·拉·木尔先生不敢和玛特儿辩论对抗，他怕一下子骤然让步，什么都完结了。

去信，

当心不要再干傻事。这里有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给与于连·索黑尔·德·拉·伟业骑士先生^②。你看我为他做了什么。不要违反我，不要再问我。叫他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动身去到斯特拉斯堡报到，他的军队驻扎在那里。这里还有一张向我的银行取款的支票。服从我。

①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名。

② 于连·索黑尔·德·拉·伟业骑士先生，已经有封地的贵族称号了。

玛特儿的爱情和快乐无边无限，她愿意利用她的胜利，立刻写回信。

如果德·拉·伟业先生知道你肯为他做的一切事情，他的感恩的心情，将使他不知所措，只能跪伏在你的足前。但是在这仁慈中间，我的父亲已经忘记我了。你的女儿的荣誉在危险之中。一个不慎可以造成一个永久的玷污，二万埃居的进款也不能补偿。除非你答应在下月里面，我的婚礼在维尔矾墅公开的举行，我才能将你的委任状交给德·拉·伟业先生。这时期我请你不要延长，你的女儿将只能用德·拉·伟业夫人的名义，出现在社会上。亲爱的爸爸，我是怎样的感谢你救我脱离了索黑尔这个姓氏……

回信是出乎意料的。

服从，不然我取消一切。战栗吧，你这不谨慎的小女孩子。我还不知道你的于连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比我知道得更少。让他动身到斯特拉斯堡去，努力依正道行事。十五天后，我再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玛特儿对于这回信的坚决感觉惊异。“我不知道于连”这句话使她坠入一个梦想的深渊，引起种种最迷人的假定。但是她相信这句话是真实的。“我的于连的智慧，并未披上客厅的卑贱的‘制服’。我的父亲不愿意相信他的优越，正因为事实上证明他是优越。

“但是，假设我不服从他这个怪脾气，我预料可能有一场公开的争吵。众人的诽谤会降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会使我在于连的眼里，也不可爱了。在这有伤体面的事件以后，……十年的贫苦，因为一个男人的能干而选中他作丈夫，这一件傻事要不让人笑话，除非是有钱。假设我愿意离开我的父亲到遥远的地方去生活，他已经老了，会把我忘记。罗伯尔将娶一位可爱的、精明的女人。年老的路易十四，

还为布果尼公爵夫人所诱惑。……”

她决定服从。她没有把她父亲的信交给予连看。他的猛烈的性格可能做出些什么傻事情来的。

晚上，当她通知于连他已经是骠骑兵的中尉了，他有说不出的快乐。我们可以从他一生的野心和现在对他的儿子的热情，想象出他的欢乐的程度。姓氏的改变，使他受了刺激而表现最大的惊异。

他想：“总之，我的罗曼史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功劳都是我自己的。我已经能够做到让这个骄傲的怪物爱我了。”他这样想，抬头注视玛特儿：“她的父亲不能离开她而生活。她又不能离开我而生活。”

六十五 暴风雨

我的天啊，给我以平庸吧！

——米拉波

他的精神沉溺在思虑里，她向他表示的热烈的亲爱他不过回答一半。他阴沉而静默。在玛特儿的眼里，他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值得崇拜。她担心他的自尊心引起的猜疑会破坏整个的局面。

她看见彼拉神父差不多每天早晨都到公馆里来，由他那里，于连不能猜透她的父亲的一点意旨吗？侯爵本人，在一阵兴奋之下，不会写信给他吗？得着这样伟大的幸福以后，怎样才能解释于连的严厉的态度呢？她不敢问他。

她“不敢”！她，玛特儿！从这个时候起，在她对于连的感情里，添上了一种模糊的、难料的近乎惧怕的成份。这个干枯的心灵感觉到一种在巴黎那种可羡慕的过度文明中长大的人可能有的全部热情。

第二天，一清早，于连已经来到彼拉神父的住宅了。驿马停在院子里，拖着一辆从邻近的驿站租来的破旧的车子。

这位严肃的神父向他怒容满面的说道：“象这样的行装，已不适合你现在的身份了。这里有二万法郎，是德·拉·木尔先生送给你的。他叫你在这一年内花掉它。尽可能不要闹出大笑话。（把这样大一笔

钱抛给一个少年，在神父眼里，等于赐给一个犯罪的机会。)

“侯爵还叮咛过：‘于连·德·拉·伟业先生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得着这一笔钱的。至于他的父亲的名字，我用不着再写出来了。德·拉·伟业先生或者以为应该送给一份礼物给继立叶尔城的木匠索黑尔先生，因为他曾经把他养育成人……’”神父接着说：“我将来可能办这桩事情。我终于办到使德·拉·木尔先生和那位诡计多端的福力列代理主教和解了。他对于我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是在事实上统治贝尚松的人。要使这个人完全默认你的高贵的身世，便是这个部署当中不成明文的一个条件。”于连再也不能控制他的狂欢，他拥抱着这位神父，他看见他被人认识了。

彼拉先生把他推开。说道：“咄，咄！这些尘世的虚荣，有什么意思呢。至于索黑尔和他的儿子们，我要用我的名义，每年送给他们五百法郎的赡养费。这笔赡养费，分开来付给他们每一个人，一直到我不满意他们的时候为止。”

于连已经恢复冷酷高傲的态度了。他表示他的谢意，但是措词浮泛，绝未受着任何拘束。他对自己说道：“那件事是可能的吗？我便是可怕的拿破仑放逐在山里的某贵人的私生子么？”每分钟都加强他的信念。这个见解在他看来，越想越可能。“……我对我的父亲的忿恨，便是一个证据。……我将不再是一个怪物了。”

在这个独白发生以后，没有几天，法兰西陆军中最出色的骠骑兵第十五团，在斯特拉斯堡的广大的校场里，正在演习作战。德·拉·伟业骑士，骑着一匹最漂亮的阿尔萨斯的马，这匹马花了他六千法郎。他已经是中尉了。除了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过的联队的名册上，他从来没有作过少尉哩。

他的不可测度的气概，他的严厉，近乎恶意的眼睛，他的苍白的脸色，他的不变的冷静的态度，从第一天起，便树立了他的声誉。不久以后，他的全面而合度的礼貌，他的射击斗剑的拉能，都使他的同僚注目，放弃了公然向他开玩笑的意思。迟疑了五六天以后，这联队里大家都发表赞成他的意见了。有些年纪大的喜欢嘲弄人的军官说，“这个少年人一切都有。就是没有年青人的样子。”

于连从斯特拉斯堡写信给西朗先生——维立叶尔城的老教士，他现在已经差不多老得不能再老了。

我不怀疑你将怀着欢乐的心情知道我的处境渐趋丰裕美满。这里有五百法郎，我请求你悄悄地，不要说出我的姓名，分给那些现在象我从前一样贫穷的不幸的人。我不怀疑你愿意帮助他们，亦如从前帮助我那样。

于连陶醉在野心里，而不是陶醉在虚荣里。他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外表上面。他的马，他的制服，他的仆人的装束，都是保持那样的规矩，可以说到了英国的王公那样庄严的地步。由于恩宠，刚刚才作了两天的中尉，他已经在盘算为了至迟能象过去的大将军一样，在三十岁上，就能做到司令，那么到廿三岁，就应该在中尉以上。他只想到他的荣誉和他的儿子。

在这样最无约束的野心的欢乐当中，他看见一个德·拉·木尔爵府的年轻的仆人带着一封信来到，他立刻被惊住了。玛特儿写道：

一切都完了。尽可能快的跑回来。牺牲一切，如果需要，就是开小差也可。你一到，就到××街××号的花园的小门旁，在马车里等我。我将在那里同你谈话。也许我可以把你领进花园。一切都完了，我怕无可挽回。信靠我。在患难里，你将知道我是忠诚的而且坚定的。我爱你。

几分钟以后，于连得着长官的许可，骑着马飞一般的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可怕的忧虑吞噬着他，当他到了麦次站，他实在没有力量再骑马前进了。他跳上一辆邮车，用一种差不多不可相信的速度，到了那指定的地点，德·拉·木尔公馆的花园门外。园门一开，玛特儿也不管别人会怎么说，就立刻投入了他的怀抱。幸而那时才早晨五点钟，街上还没有人走动。

“一切都完了。我的父亲怕看见我的眼泪，星期四的夜晚走了。没有